

這是一趟從廣東省廣州白雲站駛出的T370次普速列車，一路向北開往遼寧省大連，全程3,251公里，歷時40小時，途經六省一市，停靠34個站點，跨越大半個中國。

來自河北的李奎的行李不多，卻特意塞着一顆七八斤重的榴蓮。隨着高鐵的普及，曾經是「快速」代表的T字火車，如今已是人們口中的「綠皮慢車」。但對於打工人來說，數百元的差價，仍是值得精打細算的選擇。

高鐵跑出了中國的高效、先進與現代化，綠皮車載着的，則是另一重鮮活的人間。它如毛細血管連接起更廣泛的縣市鄉野，以舊時的速度服務着有需求的人們。在哐當作響的車輪聲裏，緩緩丈量從異鄉到故土的每一寸路途、每一個站點。

●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



# 3251公里 綠皮列車上的春運近鏡頭

短促笛聲催着列車搖晃啟程，十幾節車廂很快塞滿歸鄉客。硬座車廂最為擁擠，座位沒有扶手隔斷，人們只能肩膝相抵，行李架上、座位下方甚至車廂連接處都堆滿了行囊。靠窗乘客尚可倚着桌牆小憩，靠過道的只能全程僵坐，無座乘客更顯艱難，或蜷在通道枕着行李席地而睡，或來回逡巡，只為尋片刻空座稍作歇息。

車廂裏，泡麵香與煙草味在空氣中混雜瀰漫，閒聊聲、嬉鬧聲、鼾聲嘈雜交織，每當「回家」二字響起，那些寫滿疲累的臉龐，總會不自覺地漾起一抹喜悅。

車廂連接處煙霧繚繞，成了歸鄉人們臨時的社交角。人群中，李奎顯得格外安靜，不抽煙也不搭話，只是獨自倚着車門，望着窗外飛逝的風景，目光悠遠。

**妹妹愛的榴蓮 從海南帶到河北**

他的歸途，比旁人更曲折幾分：從海南出發，坐12小時大巴到廣州，再擠上這趟北上的綠皮車，沒有座位。軟臥票價八九百，他捨不得，打算硬站23小時到石家莊，再轉車去縣城接上遠嫁的妹妹和外甥，連夜驅車1,000多公里回重慶巫山老家。「父親剛去世，母親身患重病，妹妹說，今年一定要一起過年。」

1993年，李奎的家人們為生計遠赴外省打工，那時他十歲、妹妹五歲，兄妹倆在工地長大，一晃三十年。如今他仍輾轉各地工地，去年在海南砌磚，年後打算去內蒙古做外牆保溫，「好多老鄉在那，一天能掙七八百。」

漂泊人生裏，家人是僅有的依靠。途中，妹妹打來電話，心疼他站得辛苦，商量着是否讓他提前下車換乘。「榴蓮是妹妹愛吃的，但在河北賣得貴，在海南買只要一半價錢。」掛斷電話，李奎戴上耳機，又望向窗外出神，嘴裏不時跟着哼唱：「喝一壺老酒……媽媽的淚在流……我大步地往前走啊……」手機屏幕偶爾亮起，壁紙是一張合影，兄妹倆站在父親兩側，三個人都笑着，那是他心底最珍貴的念想。

**慢看風景 人生低谷「重頭來」**

「有座不一定是好事，坐着容易困，站着還能走走，看看風景變化。」面

**硬站20多小時返鄉  
「有工的地方沒有家」**

**記者手記** 「回家過年」，是中國人一年到頭最要緊的事。當高鐵技術不斷突破速度的極限，提供舒適旅程，綠皮火車依舊穿梭在山海之間，以獨有的節奏，兜底着社會的溫度與尊嚴。

打算硬站20多小時返鄉的王松說，旁人或許覺得綠皮車廂環境艱苦，可對許多務工者而言，這遠不及他們日常的勞作環境，他們甘願忍受這樣的旅途，不過是為了換取心裏更重要的東西，「這就是生活。」

一種無需言說的理解與默契，在車廂中悄然流淌。坐票旅客「坐久了也累」，時常起身舒展筋骨，無座的人便適時尋空歇腳，一切默契有序、鮮

對20多小時的無座路程，河北人王松倒十分樂觀。他去年遭熟人詐騙，賠盡全部身家還欠下債務，「錢是要不回了，但我就想要個交代。」急需賺錢的他，轉身嘗試自媒體創業，給賬號取名「重頭再來」，頭像是一條鱸魚，藏着一股不認命的勁兒。

綠皮火車是王松小時候，每次跟着爺爺奶奶回河北保定老家時的記憶。年前身處人生低谷，口袋的錢剛好夠回來車費，他便索性去了廣東散心。他說，在慢悠悠搖晃的火車上，心裏的糾葛與煩悶，似乎都慢慢消散了。

旅途雖慢，生活卻未曾停步。閒聊間，合作方的催稿消息不斷彈出。除了這次短暫的休假，他每周直播六天，還要負責另一個賬號的內容創作，每天忙到深夜。列車到站後，他便要徑直趕回公司，處理積壓的工作，繼續為生活、為「重頭再來」的目標奮力前行。

只要奔着家的方向，每個人都心生期望。

通道處，70歲的鄭州老伯蜷在行李上淺淺休息，閒不住的他年過七旬仍在外打工，沒買到座票，便要硬熬將近18小時回家；對面，跑運輸的山東大哥趴在行李堆裏小憩，剛從廣東送完貨，歸心似箭卻仍打算年前再跑兩單，多掙點錢帶回家。

**「只要家人好 一切都值」**

「回家過年心裏就高興！」回許昌要16小時，李大哥累了就坐在地上抽煙。他17歲離家，在廣東幹了40多年裝修，給兒女在深圳、長沙都買了房。在他看來，站票回家不算苦，每天從清晨五點半幹到日落西山也不叫苦，「我們打工的，有錢賺就高興，越幹活越有勁，只要家人好好的，一切都值。」

列車隆隆，穿行於晨昏之間。入夜後的車窗失去景色，人們依偎着進入夢鄉。每到一站，便有窸窣的響動，有人下車，有人上車，又一批人伴着夜色踏上回家的路。

綠皮車上的緩慢歸途，延續着數十年來中國大規模人口流動的基本體驗，它像歷史留下的延長線，在高鐵時代裏依然堅守着為萬千百姓書寫綿長的團圓章節。這趟慢旅，藏着最真實的人間煙火，更是國家城鎮化進程中，最沉厚的那一頁。

**綠皮車上的緩慢歸途，延續着數十年來中國大規模人口流動的基本體驗，它像歷史留下的延長線，在高鐵時代裏依然堅守着為萬千百姓書寫綿長的團圓章節。這趟慢旅，藏着最真實的人間煙火，更是國家城鎮化進程中，最沉厚的那一頁。**

遇到老人、孩子或女性，寶貴的座位常被主動讓出。一次，記者在車廂連接處的吸煙人群中與人聊天，被煙霧嗆得不停咳嗽。見狀，一位僅匆匆交談過幾句的大哥拉着我到他的座位坐下，幾番推讓都被他攔下。

閒聊時他話不多，故事也尋常：獨自在外打工，一年也就回家兩三次。問起離鄉的緣由，他滿臉無奈，卻又懇笑着說出那句戳心的話：「有家的地方沒有工，有工的地方沒有家。」

這句話，或許正是這趟緩慢行駛的綠皮火車裏，許多無聲奔波的共同註解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



●火車站內，務工者拖着年貨回家。



●T370次綠皮車運行於遼寧大連至廣東廣州之間。



●打工群體中，背包、塑料桶、編織袋是比皮箱更常見的行李。

在歸鄉的列車上，父母們的故事總繞不開孩子。那不僅是旅程的終點，也是所有辛苦與奔波的起點。

「看到摩天輪了，我們快到了！」列車駛入湖南衡陽，熟悉的地標出現，張女士的兩個女兒興奮起來。她們從珠海回老家過年。每次回家，孩子們總是最快開心的，張女士說，能和老家的好朋友相聚、在鄉野間放肆玩耍，是她們難得的放鬆。老人家也總翹首盼望兒孫回家，「看到小孩回去就高興，孩子一說要吃什麼他們就買很多。」

**「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」**

賀阿姨要從廣州坐17小時硬座到河南許昌，再轉大巴到周口老家。她個子很小，卻一個人帶了三大包行李，包括一床被褥和一年四季的衣服，幾乎是她打工時的全部行囊，「年年正月裏出、臘月裏回，所有東西都在身上。」她年輕時從沒打過工，8年前老伴因病去世，家裏一下失去頂樑柱，她不得不離家謀生。那時兒子才12歲，常常哭着打電話給她，她只好回去，直到孩子上了高中才再次外出。

如今她在廣州做工廠保潔，基本工資每天160元，加班一小時20元。她幾乎不休，中午晚上都幹活，一個月最多能掙八千。提起這些，她止不住哽咽淚流，卻又仰頭擦去，「已經沒好命運，再不拚搏就不行了。孩子就是我的動力，是我的精神支柱。」

**為子返鄉貸款籌資治病**

在期盼回家的人群中，滿面愁容的劉大哥顯得異常沉重。他要回鄭州貸款，為孩子治病。去年，大兒子剛因腦膜質瘤離世，幾個月後，小兒子又確診白血病，正在廣州接受治療。醫生說骨髓移植起碼要80萬，而家庭早已掏空，這趟回去，他不是為了回鄉團圓，而是設法貸款、借錢，短暫停留後，將立刻返回廣州，「能貸多少貸多少。」他小心捏着隨身攜帶的診斷書，眼神空茫，臉上的無望和麻木似乎凝結成形。

列車向「家」的方向行駛，卻承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境況。終點可能是溫暖的歸宿，是奮鬥的方向，也可能是正在風雨飄搖、需要拚力維護的避風港。他們之間相同的是，孩子始終是那條最深的紐帶，牽引着每一段歸途。

**列車員：**



**用缺席的團圓  
守護車輪上的「家」**

春運啟幕70餘年來，隆隆作響的綠皮火車和鐵路系統中一代代從業者，共同守護着億萬國人的團圓路。

在這趟北上的T370次車上，列車員老張永遠一張笑臉迎上，熱情洋溢，用一口輕快幽默的東北口音應答各種問題，手上麻利地疏散上下車乘客，整理行李架，彷彿有用不完的勁頭。

老張在這條線上跑了四年，之前還跑過更遠的海口，見過形形色色的歸家人，而他自己卻是常年的「逆行者」——當所有人大奔向團圓，老張和同事們都必須晝夜守在這座車輪上的「家」，最長他曾經連續8年沒能回家過年。「習慣就好，過年都想放假，可我們都放假了，車誰開呢？」老張爽朗笑着。

呼嘯的列車載着滿廂的鄉愁飛馳，車輪轟隆聲、報站聲和旅客的軒轅，交織成老張和同事們一個又一個春節的背景音。鐵路上那一頭的「家」是親情牽掛，鐵路上的「家」是責任守護，他們用自己缺席的團圓，換來人潮如期的抵達。

有爭執，人們用樸素的體諒與善意，彼此分擔着漫長旅途的疲憊。

遇到老人、孩子或女性，寶貴的座位常被主動讓出。一次，記者在車廂連接處的吸煙人群中與人聊天，被煙霧嗆得不停咳嗽。見狀，一位僅匆匆交談過幾句的大哥拉着我到他的座位坐下，幾番推讓都被他攔下。

閒聊時他話不多，故事也尋常：獨自在外打工，一年也就回家兩三次。問起離鄉的緣由，他滿臉無奈，卻又懇笑着說出那句戳心的話：「有家的地方沒有工，有工的地方沒有家。」

這句話，或許正是這趟緩慢行駛的綠皮火車裏，許多無聲奔波的共同註解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